

吳伯雄
編

陳壽祺全集

⑥



廣陵書社

陳壽祺全集



廣陵書社

第六册

左海經辨二卷

.....

道光癸未仲秋鐸

左海經辨

三山陳氏藝文錄

金壇段懋堂先生書

甲子三月

玉裁頓首恭甫先生閣下自壬戌年得奉教益直至於
今每深馳想先生人品經術皆不作第二流人

聖心簡在慰天下重望弟已老甚所仰霖雨蒼生也比
來大箸能見示一二否臧西成人因便布請福安西
成言學其推尊者惟先生雅有水乳之契相晤之樂可
知也伏惟雅鑒不一一玉裁頓首

又

癸酉十一月

辛年握手匆匆以爲大兄先生卽出就維揚之館相晤
不難也旣而知蘭陔色養講席卽設閩中無任馳溯海

內治經有法之儒爲吾兄首屈一指禮記鄭讀攷等書
尙未拜誦卽爲弟解紛之作亦未得一見兩年來著述
想甚富弟明年八十老至而耗及之不能殫精殊可歎
也未悉尙能相見劇談否在東已作古人厚民飢驅鹿
鹿茲因江子蘭沅之便肅侯侍奉近安子蘭與顧千里
蘇之二俊也寄吳弟段玉裁頓首

又 甲戌九月

恭甫大兄先生執事伏惟侍奉萬安興居多吉今歲三
奉手札見賜五經異義疏證尙書儀禮諸經說一一盥
手雜誦旣博旣精無語不確如執事者弟當鑄金事之

以近日言學者淺嘗勦說騁驚獵名而已不求自得於中也大箸尙當細讀以求請益弟今年八秩終日飽食而已記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當執事之推許玉裁再拜

仁和嚴厚民識語

師於古今學術精識其淵源每躬一誼多發前儒所未及卽質諸許鄭二公知無以易吾師之說也庚午冬日受業嚴杰識

石
海
經
集

一
一

左海經辨卷上

福州陳壽祺學

今文尙書大誓後得說

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壽祺謹案伏生尙書惟有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殷高宗彤日西伯戡耆微子收誓鴻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浩誥多士毋劾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鮮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凡二十八篇其一大誓非伏生所得也尙書正義一名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

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

見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惟讀字作讚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亦曰大誓

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漢書楚元王傳文選讀作讚

王充論衡正說篇

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

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

尙書二十九篇始定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畧不合

蓋傳聞小誤趙岐孟子章句曰

滕文公篇

今之尙書大誓篇

後得以充學此五事者皆謂今文尙書者也尙書正義

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

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大誓三篇其
言畧同論衡而以後得大誓爲古文則不可信向歆充
岐皆無是言其曰博士讀說曰博士集而讀之曰下示
博士曰以充學則是今文無疑故七畧云今大誓篇孟
子注云今之尙書大誓篇言今以別於古也攷向歆領
校祕書在成帝河平三年然向生於昭帝始元元年據本
傳年七十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推知之及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
五經於石渠尙書則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
假倉皆歐陽高及兩夏侯弟子兩夏侯子政所與同朝
地餘諸人子政所與同議其上距武帝末不過數十年

間耳大誓之後出與否尙書家諸儒安有懵然罔覺者
子政奚至不稽事實遽以耳食者筆之於書哉卽子駿
方移讓博士豈能以虛誕之詞關其口耶吾是以信向
歆而決伏生書之無大誓也然則史記何以言伏生得
二十九篇也孔穎達謂司馬遷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
伏生所傳內故總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非也遷
旣見大誓後出矣追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昌
前以無爲有是穎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也烏乎可且
夫伏生今文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穎達所謂入於
伏生所傳內者歐陽之經耶夏侯之經耶漢書藝文志

尙書家經二十九卷班固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

三十二卷卷卽篇也

間徵君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惠徵君棟古文尙書攷王光祿鳴盛尙

書後案

引漢志

作

歐陽經

三十一卷

余編檢

武英

閣

毀本

明南北監本

汪文盛

本皆作

三十二卷

惟汲古閣

本

作

三十七引

漢志

正作

歐陽經

三十二卷

歐陽受經前

於夏侯武帝初

立學

於夏侯武帝初先立學遷欲以當時見行書併歸伏生

所得則宜依歐陽經言三十二篇矣何以減之爲二十

九也若兩夏侯經自甘露以前未嘗立學官也遷傳儒

林攷六藝之文胡於伏生本經追述旣疎而取後來附

益者以溷之又舍學官肄業之書不據而反據未立學

官之本也不亦僞乎近江處士聲又謂遷據古文家分

顧命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遂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亦不得其說而遷就以求合者也愚以爲惟朱檢討曩尊以百篇之序當其一者得之特其說未詳耳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尙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恒譚新論云古文尙書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五而藝文志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

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

實也

經典釋文於彙飫未亦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

古文如是今文度亦

宜然且尙書正義引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下卽云由此劉向作別錄因同於史記是別錄亦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使伏生得二十九篇已有大誓而別錄又記後得大誓乃始讀說傳教何自矛盾若是故惟以伏生得二十九篇併序數之而無大誓則其厚直矣

問者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尙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謂今文尙書也古文但多十六篇則二十九篇中有大誓儒林傳云伏生求得二

十九篇又云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外矣故尙書正義直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正義卷一今子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於漢書之文前後焉可通乎答曰永嘉之亂三家尙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尙書拓本其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而誤牽伏生不免於所譏史記不復曲別分析者轉自蹈之矣史記傳二十九篇者從其朔之詞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者也漢書傳孔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者班